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船 油 運

克雷莫夫原著

顏

書庫 藏本 不得外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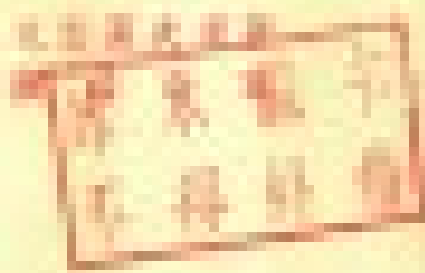
開明書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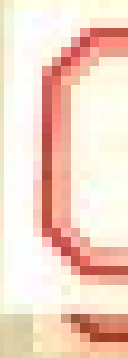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

運油船



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開明
書店

運
油
船

克
雷
莫
夫
原
著
顏
浩
改
寫

運 油 船

(ТАНКЕР «ДЕРБЕНТ»)

每冊定價 3,800 元

32 開本 96 定價頁

原 著 者	蘇聯 克 雷 莫 夫 (Ю. Е Р Ы М О В)
改 寫 者	顏 浩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)
印 刷 者	華 義 印 刷 廠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1948 年 9 月光華書店初版 分類 12 書號 5305(舵)

1951 年 12 月開明書店修訂初版

1952 年 12 月二版(8001—18000)

有著作權★不准翻印

故事提要

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時候，裏海輪船公司，有一隻運油船德賓特號。出廠時，船速不快，臨時調來的工作人員又不合理想。開始航行幾次，就落後了。來回總要超過規定的時間，上貨又停。不久就少運了兩萬噸貨。眼看規定的任務不能完成，船員的情緒都很消沉。船長和黨員也沒有信心，想要求調動工作。只有主任技師巴梭夫和政治副指導員布季一心要把工作做好，認為這是他們兩個共產黨員的責任。正苦在不容易下手，湊巧另一隻優秀的運油船加馬利號上的船員提議：要讓他們先走兩個鐘頭，然後保證趕上，再拖了德賓特號走。全體船員都被激動了，巴梭夫乘機發動競賽，首先要機器間的人保證靠碼頭時間不上岸，做好修理工作。有些人不願意，但大多數都主張幹一下。

第二天，巴梭夫動員全體參加修理左邊的發動機，經過大家努力，果然把機器轉動次數從一百〇三次提高到一百一十二次。航行的速度是可以加快了。第三天，就由船委會主席柯德尼署名，向加馬利號提出挑戰。晚上加馬利號回電提出條件：要多運兩萬五千噸油。而且要把停船時間縮短，路上完成修理工作。巴梭夫和摩托手顧賽因想出了改善速度和裝貨工作，增加載重的辦法，使

大家有了信心，一致同意競賽條件。

不久，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八月卅一日，蘇聯工業建設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，出現了頓河區煤礦工人斯泰哈諾夫，用科學方法組織勞動，把每天生產量提高了十四倍。消息傳到船上，激動了全體船員，大家都開始想辦法，使德賓特號超過任務。羣衆動員起來了。二副亞良丁想出船在運油回程放空時候，走茹羅島右面淺水，可以省四十分鐘航程。水手加普申提出要每個舵手保證船走直線。從船上卸下了不必要的預備燃料、預備錨，增加了三百多噸載重。又調整了右邊的發動機，航行每小時速度達到十四哩半。十月份，德賓特號就運了十萬噸油，超過了加馬利號。兩隻船認真地競賽起來了。在競賽中，船員有了進步，緊張的工作變成習慣了。有一次，德賓特號在暴風中，被派到克拉斯諾裝輕油。風浪越來越大，甲板上起錨機被淹了，無線電天線斷了，輔助發動機出了毛病。但是現在的船員已經不同從前了，什麼都依靠羣衆力量，自覺的積極的解決了。

風浪過後，德賓特號又接受了新任務，要拖走機器壞了的烏茲伯克斯坦號。這隻船管理得不好，半夜纔過車臣島，突然起了火。大副賈次基砍斷了拖纜，想放棄失火的船，也不救人。全體船員在巴梭夫領導下，把船開回去。船員們表現了高度的階級友愛和英雄主義，他們冒險在水上一片石油、到處火光當中，搶救烏茲伯克斯坦號的船員們。英雄人物已經在勞動競賽中產生出來了。

本書原作者爲克雷莫夫。中譯本「油船「德賓特」號」，曹靖華譯，三聯書店出版。

主要人物表

巴梭夫 共產黨員，德賓特號油船的主任技師。是個新型的人物，他永遠不承認技術上的舊標準，不斷要求改進和提高工作。有信心和魄力，性格熱情梗直。

布季 共產黨員，政治副指導員，很得羣衆愛戴，有肺病。

柯德尼 青年團員，電氣技師，積極負責，起初工作上有關門主義傾向。

馬加洛夫 青年團員，無線電員。

顧賽因 摩托手，因爲性子急躁，過去常鬧事，被青年團開除了。德賓特號的斯泰哈諾夫運動中，他變成積極分子。

顧德甫 船長，老弱無能，過去曾背叛過同船的朋友，讓他們給白軍殺害了。現在工作不安心，不肯負責。

賈次基 大副，混入工作的反革命分子，經常有破壞活動。

亞良丁 二副，喜歡跳舞，工作平常。後來也捲入競賽運動。

加普申 水手，競賽中的積極分子。

目次

引子	一
一 司令官	五
二 烏合之衆	一四
三 競賽	二五
四 斯泰哈諾夫航行	三七
五 風	五一
六 車臣島	六〇
尾聲	七五
後記	七七

引子

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候，蘇聯裏海輪船公司，有一隻著名的運油船，名叫德賓特號。這隻船，是道裏斯泰哈諾夫運動中，鼎鼎大名的一隻船。其他的船頂快的一點鐘走十二哩，它一點鐘卻要走十四哩半。完成了運輸任務的百分之一百二十，報上經常有他們的新聞；據說，四十五個船員的相片都上過報了。十一月底，有隻運油船失火，他們冒險把火海裏的船員救出之後，就更出名了。

可是，不瞞你說，這隻船本來是人人看不起的哩！公司裏對它沒信心，碼頭上的人誰也不拿正眼看它，同行的船遇着它都不打招呼。就是本船上的人吧，也不想幹下去，譬如兩個青年團員，就打算過想辦法調到撈船隊去，覺得留在這隻船上怪沒出息。

那麼，爲什麼後來它又超過了運輸任務，居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，這是怎麼轉變的呢？

要知道這故事，我們得從頭說起。

一. 司令官

在這個轉變過程裏，有個重要的人，名叫巴梭夫，我們就先講他吧！

巴梭夫年紀不到三十，早先是海船上的摩托手。因為工作成績好，肯研究，上級培養他，調他到技術學校學習，畢業後，就把他派到裏海石油港的造船廠當技師。這個人一股熱情，在學校上熱機學的課，或是講機器零件的時候，他一個字也不放鬆。到廠裏做起工作來勁頭十足，誰也賽不過他。他為人最大的特點，是無論對什麼事，都要想辦法把它再推進一步，再弄得好一點，再改善一下，比如說，他看見工人在機臺上削活塞環，就想如果機臺上裝兩把削刀，一定快得多，還省材料。看見電氣工人在鑄膠皮線管，又覺得可以想辦法，做得更快更簡單。而且信心很高，敢負責任，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邊，無產階級什麼都能創造。和那種死抱着舊經驗、舊方法，一看見工人動腦筋想新辦法就嚇慌了的人，完全不一樣。所以他和官僚主義者們就頂合不來了。但是工廠裏的工程師、技師，還有些職員，都不喜歡他，提到他，就擠眉弄眼的說笑他：「充英雄，」「巴結上邊，」「無非是想得獎，多弄幾個錢。」「毛頭小伙子！」總之，沒有好話罷了。擁護他的也有——那些都是年青的工人，和

工人裏邊的積極分子。

他的工作的確不容易做，同他一齊工作的人不了解他，不喜歡他。到廠裏之後，碰過不少釘子，甚至愛人也埋怨起他來。這些問題我們聽聽他的故事，就知道了。

且說在那年冬天的時候，港口凍上了，先先後後，有將近十隻船泊在船塢裏修理，廠裏各部門都加工，機器聲日夜不停，三班輪流工作。這些船的船長、技師、大副、二副……一個接一個的到廠裏來看，爭着把疲倦透了的工程師拉到旁邊，敬他們香煙，個個表示希望自己的船提前修好。工作實在緊張，人累壞了也幹不完，偏巧總工程師倪邁又病了。那天巴梭夫帶的一組人，到隻大油船上修發動機，足足等了兩個鐘頭，纔看見總工程師拄着手杖來了，過跳板時顯得十分吃力，爬上甲板，便靠住欄杆只是喘氣。

巴梭夫朝他臉上望望，一看氣色不正，嘴唇發白，就開口道：「你病了，不能做事，怎麼辦呢？」少停了一會，下決心說：「我負責交貨。錯不了，你歇歇去吧！」

倪邁一驚，攔着說：「你有把握嗎？別弄糟了，這不是好玩的，你幹這工作纔多少時候！」話這麼說，人可實在支持不住，遲疑了半天，歎口氣，勉強道：「你幹吧……」說罷就走了。巴梭夫得了他允許，立刻把人帶下機器房，連忙動手。趁裝置工人卸壞零件的時候，他又跑到旁邊一條船上，去找那邊的修理組長布朗尼，告訴他倪邁病了，勸他也自己動手修理。布朗尼聽了，搖手道：「你真

了，沒有工程師，我能幹什麼？」

巴梭夫忍不住說：「修理工作不能停。你學的東西，還想留到哪一年用？反正到時就得交貨，快動手吧！」說着就奔回大船上去，回頭看看，布朗尼信了他的話，正在跑來跑去召集人。

幹是幹起來了，可惜廠裏還有官僚主義者呢。損壞的零件拆下來，巴梭夫急忙忙跑到技術部，偏找不到繪圖的人。半路上把技術部主任攔住講理，技術部主任把手一擺，肩一聳，怒道：「沒有人。沒有就是沒有。話說完了！」

巴梭夫也聳聳肩，說：「好吧！給我紙，我自己畫，修理總不能停。」他挾着紙回到船上，布朗尼也怒沖沖地回來了，他也找不到人繪圖。

巴梭夫正在用圖釘釘繪圖紙，心裏慌，嘴上硬道：「自己畫吧！」

布朗尼狠狠的道：「自己畫，自己畫，你瘋了？看你能的，照這麼幹法，真要跟着你上報了。」

巴梭夫到底把他說服，兩個人一齊工作到夜深。做完活，出得艙來，只見天黑極了，岸上的工廠，一排排窗子燈火輝煌，隱約聽得到機器轟隆隆的響。布朗尼雖說是跟着繪了圖，心裏還害怕出岔子，自己要倒楣，想想又一把抓住巴梭夫的手說：「算了吧，別拿去吧，闖出禍來怎麼辦？」

巴梭夫笑道：「膽子大一點，不是都學過嗎？錯不了。」一邊說一邊就拖着他走，到廠裏把圖繳交了。

這兩天，零件做好，巴梭夫帶了工人下手裝置起來。他親自檢查所有的零件，弄得一身油汗，按新的方法安排了工人，結果安接連杆只費了十分鐘。安第三個活塞八分鐘就弄好了。倪邁來看過兩次，先是不放心零件，怕他們弄錯，出毛病。第二次來把巴梭夫誇了一陣，但是，沒看出裝置工作比平常快得多。巴梭夫正想把自己的新經驗報告給他，倪邁卻匆匆忙忙走了。

巴梭夫常常覺得，大家不熱心改進工作方法，有時還要反對新方法。一種工作，積年累月做下來，誰也想不到要變一變。你提提意見，就有人冷笑了：「想做發明家了，也不想胎毛還沒乾呢！」比如旋削工人艾巴特想出了新辦法，把以前要做六小時的活塞，現在只消兩個半鐘頭，就作好了。可是機匠不准他用新辦法，罵他會把削牀弄壞。巴梭夫向倪邁建議採用，工程師也不同意，布朗尼在旁邊冷言冷語，叫他去翻翻書，說：「書上都說過，該怎麼作的。」巴梭夫批評他們，不放手發揮工人的才能，不相信羣衆的創造。倪邁臉紅起來，和他嚷了一陣。巴梭夫經常和他們談不出結果，心想，只有等等找黨的負責人來解決了。

二

正月，一天裏來了十隻船要修理，開生產會議的時候，吵得很厲害，倪邁說，一定要分一半給別的修理廠，整個冬天各部門天天加工，老是日夜工作，已經支持不住了。許多工程師、技師聽了，都

鬆了一口氣，心裏哼道：這可覺悟了。經理瞪着眼睛，忽然喊起來道：「總工程師都這樣想，怪不得廠裏情緒不高，非打擊這種胡說不可！」

倪邁手插在腰裏，狠狠的回答：「我的話有根據。你光下命令容易得很……」

大家都不響。

只有巴梭夫高聲叫道：「佈置緊急工作吧，說些空話幹什麼？」

領導上堅持要完成任務，結果到正月底，油船全修好了。積極分子大會上，倪邁把原先自己反對的事，全拋在腦後，在會上反而大吹大擂起來，把這次的突擊成績，誇得天花亂墜。臨到巴梭夫講話時候，他又提到工人創造的新方法，廠裏沒有採用，其實還可做得更快，把平常的工作改進一下，速度加快，機器能力全部發揮出來。以後根本就用不着什麼像這次的緊急工作了。一時衝動，又說了幾句得罪人的話。結果工程師和職員裏有些人對他更不滿意了。當時會場上幾乎就叫他好看。他回到家裏，覺得自己很孤單，他愛人牟霞（電臺的收發）也不了解他，勸他道：「別這樣幹吧？你不鬧新花樣不成嗎？那些工程師，誰不是老資格，你冒犯他們有什麼好處？別人都不像你，還不是照樣得獎。偏你跟人家攪不好，就什麼也撈不到。你不睡覺趕夜工，又有哪個知道了？到處找人家毛病幹什麼？我看你這人，真古怪！」巴梭夫聽了她這番話，覺得誰都不了解他，更是悶悶不樂。

這事過後不久，就要化凍開航了。這時造船廠停了好幾隻新的摩托船，都是一模一樣的運油

船，裝着蘇聯出品的一千四百馬力的狄塞爾式推進機。可是布朗尼負責調整德賓特號的機器，總共只能開一千匹馬力，開會時候，布朗尼抱來了一疊厚厚的書，抽出一本指給大家看道：

「這裏寫着的，說得明明白白，海船上的發動機，普通都只有設計馬力的百分之七十，最多百分之七十五，沒法再多了。」根據一翻出來，會上的人都安了心，覺得並不是自己工作不行，於是高興起來，大家點頭稱是。所以第二隻油船調整過後，也是一千馬力，大家都表示很滿意。忽然間由巴梭夫負責的第三隻油船加馬利號，卻出人意外竟然達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匹馬力，巴梭夫馬上報告了總工程師，並且提議叫別的船開回港，重新調整一下。消息傳開，廠裏就哄動起來了。經理立刻找布朗尼去談話。布朗尼一路走，一邊想着替自己辯護的理由，一邊抱怨巴梭夫，自己想往上爬，想加薪也罷了，可偏要想法把別人壓下去，要別人的好看幹嗎？走到經理面前就支支吾吾的說：「這沒什麼奇怪，發動機馬力不同。又要這麼急急忙忙的交貨……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經理拍着桌子道：「你這不是欺騙公司嗎？看看巴梭夫的報告，一樣的船，為什麼巴梭夫負責的，就能有那樣高的馬力！你說，你說！」布朗尼低了頭。

倪邁湊上前去，和經理囁咕道：「巴梭夫這人有毛病的，不要只聽他片面的話。」

經理沉吟道：「……算了吧，德賓特號不用開回來了，就在船上再修理吧！……但是要派個技師去，倪邁，你看誰去好呢？」布朗尼一驚，就想趕快溜了，生怕經理就派了他去，心裏連忙準備理

由推辭，想說：「沒有實際經驗，」或者說：「有肺病，神經衰弱，」再不然就說：「母親年紀大，又常害病。」……正在低着頭盤算，卻聽倪邁氣憤憤的說：「哪裏派得出人來呢？只好派個黨員吧，叫巴梭夫去好了。」經理點點頭，布朗尼本來已經偷偷的溜到了門跟前，這時就立刻挺起胸來，精神抖擻的走了出去。

巴梭夫纔接到調動命令時，不大痛快，心想要不是自己和總工程師關係不好，大概不會把自己推出去的。一個人在家裏，想來想去心裏不服：油船發動機達到設計馬力，不是容易的，努力的結果，反倒是把人調開到船上去。他們死抱着過去的標準，光景都不願意別人創造新紀錄。看看車震洗了衣服，靜默默的坐到窗子跟前，也不點燈。巴梭夫知道她不痛快，覺得應該安慰她，就說：「總得有人在船上工作，不是我就是別人，把德賓特號機器房交給了我，也是個重要的工作。」同時就立起身去拍拍車震的肩膀。

不料車震擡起頭來，滿臉是淚，抽抽噎噎的訴苦道：「……你這人倒楣透了。你一天忙到晚的工作，忙的像趕什麼似的。又是開會，又是上課……到家就蒙頭大睡……你弄得大家反對你，把你打發走。你知道也好，偏偏你還得意，你怎麼這樣傻！……」

巴梭夫聽了難過得大叫道：「你囉嗦的什麼廢話，把我打發走，有什麼了不起。工廠有些地方，確實作得不好，我想它作得更好些，難不成錯了？工廠裏只看到舊標準，不知道標準是人定的，可

以變的……」

牟震傷心的望了望他，說：「不談了吧。你上了船，以後見面時間不多了，你別生氣……你還不知道他們往船上派了些什麼人呢？這些水手都是送給人也不要的……」

巴梭夫對女人歎了一口氣，心裏悶得很，有話沒處說，在房裏轉了一會，突然轉身跑出去，一個人在海邊溜達了大半夜。第二天天剛亮，就帶了簡單的行李上船去了。

三

船上的幹部確實不太健全。

船長名叫顧德甫，是個老海員，沙皇時代就是船長了。在裏海輪船公司統計課，已經工作了十五年。就是說，長久都不幹船上的勾當了。人早已顯得老相，不愛動，這幾年來，性子越來越軟弱，自己拿不穩主意，遇事怕負責。覺得統計課光光亮亮的大辦公室挺合適，八個鐘頭幹完，回家和年青的老婆娜姐膩一起喝喝茶，真是再舒服也沒有了。他也看不慣這些新式的運油船，起錨搬舵都用電力，不用蒸氣。消防設備，不是水龍，卻是炭酸瓦斯……什麼都跟他以前駕駛的船不一樣了。

他還有一樁心病，不敢說出來——一九二〇年時候，紅軍打到奧得薩，白黨把他的船扣住，派了差，準備撤退。船員開會商量，都主張拒絕裝運，技師萬里偉臉色發白，慢吞吞一字一句的說道：